

清流



ALIRAN JERNIH

1-8-1994•KDN PP6767/1/94•RM2.00

20

文學亮麗人生

1. 寿宴

有一声叹息
延著那老人雪白的发丝
垂下

直到跌落地上
骤然碎成
劝饮的喧哗……

短诗四首

□叶 明

2. 速食爱情

煮包快熟面吧
我告诉自己

打开包装
豁然发现
里面装著的
竟是昨夜温存过的
一截短暂的爱情

4. 葬礼

为了安排几句的遗言
那一群人
吵醒了一条打瞌睡的街

3. 卡拉OK

拿起麦克风
我把一首不甘寂寞的歌曲
唱成一片掌声

潇洒走一回！

在缭绕的余音中
我的记忆是否接受了
那一段坎坷的岁月？

□紫梦羚

喜见新苗茁长



写作人置身艰辛难行的蜀道，常与寂寞两相依，在功利社会中的地位毕竟不高。“文章憎命达”这句话更令许多后进却步，视写作为畏途。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有心人在默默耕耘，为传承文化薪火作出奉献。

有人在问：马华写作界会出现断层现象吗？当然，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惨淡的局面。故此，报刊、文艺刊物与文学团体都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大力提携新秀。

《清流》一直致力鼓励年轻人执笔，每期增辟《文学蓓蕾》版位提供他们展翅，而“全国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已连续举办四届，收获丰硕。本期刊出的许多佳作，足证这批生力军功力深厚。他们若能长期的植根生活并认真的吸取文学营养，马华写作界无断层之虞。

一些师长动辄批评年轻人“为赋作词强说愁”，倚老卖老之余不曾善加引导，新锐辄遭泼冷水，坚持留在写作道上的还有几人？

目前，报刊辟了不少版位供青少年展示创作才华，文学刊物如《清流》等亦开放门户，让他们与成名作者平起平坐，可以预见，部分作者将绽放异彩，为文坛增添热闹。

让我们化为喜雨，让文艺新苗萌芽，进而茁壮地成长。

●目录

◆封面

“荷”——(纸雕)

* 霍英来

◆封底

霍英来对手工艺品“情有独钟”

◆封二

短诗四首

* 叶 明

◆编辑手札

喜见新苗茁长

* 紫梦羚

1

◆评介

把童年时光留下

* 年 红

4

◆散文

空留塑像

* 一 介

7

橄榄童年

* 方 然

10

随风往事

* 董 晖

12

打蛇记

* 邓长权

17

谁为你点灯

* 水 菱

19

女朋友

* 心 水

20

永恒的爱

* 吴美娟

22

绿野，遥远的爱

* 刘吉祥

25

华人的六梦录

* 黄达强

28

目录●

梦魇	* 柯来福	32
逐渐消失的原野	* 黄柏龄	36
◆ 诗歌		
湖	* 碧 枝	38
告别林间	* 一 下	39
寂夜	* 婉 冰	41
◆ 短剧		
摩多赛车	* 有 明	42
◆ 文学蓓蕾		
童年记趣	* 紫罗兰	46
给Y. L.	* 寒 冬	48
真爱	* 静 缘	50
告别中学	* 风清扬	52
交叠的背影远去	* 薛晶萍	55
孩子的心声	* 年 华	57
孤舟	* 双 鱼	58
◆ 小说		
一湖涟漪	* 臻 杰	59
新书介绍		64
文学史问答比赛		65
第一期文学文问答比赛成绩		66



1994年5月29日的晚上，我在森美兰的巴西班让外展营内对各族写作人谈到马华文学近况时，提到了儿童文学。没想到，我的学校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学生诗集《童诗九三》竟成了焦点。

马来写作人对于华校华文学会推展童诗创作的活动大感兴趣。他们过后向国家语文局（D.B.P）负责人要求在各地方开办“童诗讲习营”，以便指导马来学童写诗。

其中有位马来诗人要求我，把《童诗九三》的第一首诗译成马来文，当众朗诵。当我把《海鸟的话》朗读之后，听众都很感动。他们没想到，华文小学学生已把视野看向世界。这首《海鸟的话》是这么地写：

黑色的石油，
沾满了我洁白的身体，
我的大海，
也变成了黑色。
我不能洗澡，
也不能起飞，

我即将死去。

可是，
我有什么罪过呢？

（林欣毅 12岁）

从这一次的对话中，可以了解到马来小學生的习作是难得有机会结集出版的，尤其是诗作。

在推动童诗创作方面，显然地马华文坛是比较积极的。除了经常有童诗创作讲座之外。近年来，区域性或全国性的童诗创作比赛倒是不曾间断过。

实在佩服雅波一连策划和举办了七届的“全国华小童诗创作比赛”。这项由太平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儿童文学活动，不但逐年提昇了童诗的创作水平；而且已渐渐地引起全国华文小学的重视。雅波把第一届至第五届的获奖佳作结集出版，名为《童年时光》很有意义，同时也是儿童文学的一次小丰收。

麻县发展华小工委会在获得南马文艺研究会的协助下，不但成功地主办了第一届南马区华小儿童诗创作比赛，同时也由梁志庆编著《我爱家乡》收入得奖佳作。去年，麻县发展华小工委会再接再厉，主办了第一届全国童诗创作比

赛，并由国内儿童文学作者初审、复审；然后由中国《小溪流》主编金振林、台湾《儿童文学家》总编辑林焕彰，及新加坡儿童文学家林琼三位决审。成绩斐然，收获甚丰。佳作除在本地报章发表外，也获中国《小溪流》月刊转载，列为《海外华人童诗专辑》，共选诗作31首。其中一首《头发》是这么地写：

昨天
束了条长长的
马尾
让美丽的
小花小叶
爬上

今日
编成两条
小辫子
让可爱的
蝴蝶
留在上边

明天
又让
让谁
上这儿来呢

12岁的郑慧敏，已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能形象化和生动地描写出头发，实在叫人欣喜！

在推动儿童诗的写作上，梁志庆是不遗余力的。他讲、写、教三方面都很出色。每一次的童诗比赛，他的学生都必榜上有名！而我也很欣赏他编著的童诗集，像中华基督小学的学生诗集《闪亮的星光》和《月亮的生日》都有一定的水准，实在是值得令人学习的。

如要让儿童把童年时光留下，教儿童写诗，该是件有意义而又合乎教学目标的事儿。

(8-8-1994)



● “童诗九三”封面画



入口处的石柱，使人忽略了这学校竟然没有围篱；毗邻的住宅区“亲善花园”，恰好成了它的天然屏障。广阔的草场，一角有显眼的梅农医生科学实验馆。校门外就是公路，车辆往来不绝……

学校原以“甘地”为名，一望可知是纪念争取印度独立的圣雄，可是，它创办于一九三四年，那时甘地还是“乱党”的领袖，殖民地政府和印度侨民都不会用“甘地”作校名啊，那必然是印度独立后才易名的。

它并非一间淡米尔文学府，而是英校。在全盛的五六十年代，既有小学，又办中学，华籍学生为数不少呢！打从改制为国民型中小学后，中学部人数渐减，后来索性停办，只存小学。学生的种族组成，也起了大变化，马来学生逐年增加，原先排名第一的印籍学生逐渐退居第二位，当初居第二位的华籍学生大大减少。目前，全校六百余位学生中，约三分之二是马来人，三分之一是印籍，至于华族学子，早已沦为“珍稀动物”，屈指可数！

自从创校以来，一直是印籍人士当校长，惟自一九八〇年，长校二十二年的峇拉贞德兰离职后，校政便改由马来人掌舵了。

就连学校的正式名称，也早就更改为“十字路国民小学”，可是，许多本地居民，习惯上仍以“甘地学校”呼之。

学校大礼堂，原本是甘地纪念堂，约有两间半课室那么大，甘地的塑像，便放置在礼堂舞台下面右边（面向舞台为准）。塑像比普通人稍矮，或许瘦弱的甘地只有那么高，但加上基座，却高过普通人了。塑造的技术不错，甘地右手持杖，脚穿拖鞋，戴了眼镜，朝下望的两眼炯炯有神。可惜塑料不够上乘，也许是洋灰制的，脚部已有些损裂。

礼堂入口处，一左一右砌着两块英文石碑。一块写着：“甘地纪念堂。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由怡保头家钟森奠基。”四十余年前印度人建纪念堂，却由华人来奠基，可见种族和谐亲善的种子，很早就播种了！另一块石碑志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由吡叻苏丹尤索夫主持开幕。”

礼堂内舞台的左右，各有一块石碑，因有史料价值，特地录出其一：

甘地纪念委员会

主 席：V. R. N. Menon 医生

副 席：S. Parampalam 医生

联合秘书：K. Paramalingam

T. A. P. Menon

财 政：O. K. P. Menon

委 员：头家王叔金

头家丘观保

头家苏清楚

头家方金文

头家王秉惠

头家蔡群英

Haji Abdullah

M. N. Yusuf

T. G. Seshan

K. P. B. Menon

M. V. Nathan

查 账：Towkay Saw Peng Hoe

M. V. Menon

叫人感到骇异的是，又有华籍人士当委员，而且人数相当多！这是真正的民族亲善，不需高喊口号，也无需某种力量来推动！有趣的是，这些华籍委员，全部具有「头家」（Towkay）衔头。由于他们都是昔日本区闲人，我能毫无困难的还原他们的中文姓名，只有一位Saw Peng Hoe例外。九位印度人中，居然有五个以‘梅农’为名，也是一奇，印度政坛上，五十年代有位著名的外交部长梅农，曾被看

好能继承尼赫鲁的总理职位，可是后来就没有其他的梅农先生了！

幽情！

另一块石碑，则写着建筑纪念堂的技术人员与承包商，现只录出华人负责的项目：

绘测师：N. A. Chin

结构工程师：刘维翰

土木工程承包商：方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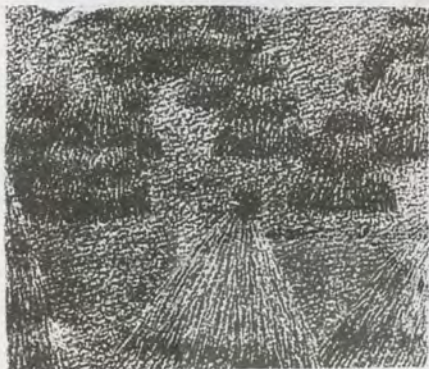
电器承包商：汉三贸易公司

从学校的规模与格局看来，它先前应该是本区印籍人士文化与社会活动的中心，衣香鬓影，冠盖云集，多少绅士名流曾经在这里出现，操着流畅的英语，讨论商场与政坛的大事。兴办教育，是他们行有余力后搞的名山事业。本埠邻近有几个大园坵，等待培育的印籍学生确是为数众多。几十年后的今天，印籍头头活动的主要地盘已转移到政党区部或富贵府第，一些大园坵，早被辟为新市镇或住宅区，印籍胶工纷纷易地为良，人数已不及当年了！时移境迁，此消彼长，只剩下一座塑像，历尽沧桑，看了谁不兴起朝代更迭、荣辱无常的联翩浮想？几块碑文，隐约变成出土的断碣残碑，古意斑斓，弥足珍贵，令人神游物外，无端发思古之



橄榄童年

□方 然（新加坡）



在人的一生中，兴许童年系最值得反嚼，寻味的，不管其为名人与否。

但每个人的童年，无论幸或不幸，大抵又总是依稀而难忘，遥远却温馨。

我降临人间之际，乃妈妈刚从防空壕里钻出来，稍可透点新鲜氧气后的一九四三年春。春天原本是灿烂的，唯其时，新加坡正遭日军铁蹄践踏，日子是水深火热的。所以，基本上我系被吓出世者，早在娘肚子里，即已听过枪炮声，闻过火药味。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的第一腔是咋发音，但往后肯定是‘哭’大的。因那时节，要保命、为苟活，妈被迫于产后不久便去做“日本工”，极少予我哺乳之亲，倒亏祖母的老奶脯，凑合着让我止哭（这是长大后不好意思地获悉的）。

当年的万基山——我的原乡，由于位置荒僻，人口稀少，只有十几户，且多少带点远亲近戚关系，除了我祖父是老“甘榜主”，就数我这后继的小“甘榜主”为“风云人物”啦！——我是山村里的首名男婴。

之所以成“甘榜主”，实因我乃村长的第三代传人，村民们（有些系租户）都想藉着疼我的行动，笼络我祖父的心。于是，东邻蒸了条鲜鱼，便来诱导我这只爱腥的“馋猫”大快朵颐；西宅弄了点佳肴，也邀我过去跟他们共享一份。然则，妈妈有时找急了，回家的庭训却是：“又野到哪儿去做‘甘榜主’啦？啊！……”结局呢，添多一‘餐’：炒面条（满身鞭痕）。

还有更妙的。若巧遇同村人家婚嫁时，我这‘金童’亦荣幸被请到新房去‘翻铺’。此属福建人之习俗，取其“铺（床）上翻一翻，来年必生男”之好兆头。……唉，真可谓‘洋相出尽’，也算是个人“苦去甘来”的风光吧！

其实，讲真话，我从小即是个极不安份的‘叛逆分子’，尽管我不属猴，却像猴子般——没一刻静得下来。对待任何事，皆仅能维持五分钟热情。有人说是好学、好奇，有人说是花心、贪玩，也有人认为前途无量……众说纷纭，而我依然是我。

进小学的那几年，在家里，老得挨‘炒面条’过日子；在学堂，则常遭校方关学思过，兼吃“戒尺扣肉”。记忆中，最忌也最恨的，

是一位姓陈的训育主任兼体育教师，他特别爱找我的碴儿，每每以其“两育”加‘鞭育’，令我屁股开花。然而待至皮肉之灾消解后，仍又刁顽如故。

不幸中的‘大幸’是，六年的小学成绩，均列于班上的前茅之后，差堪自慰也。

毋宁唯是，我的童年好似橄榄，苦涩后饶有余甘，暗晦中不乏斑彩。





(一)

那一年，我们都还很小，刚上幼稚班吧，也记不清楚了，屋后是绿油油的菜园，外婆的菜园。

要到菜园，就须越过一条小河。小河其实很小，大人一步就可跨过。当年年纪小，个子小，不及三尺宽的小河在我们眼中宽得不得了。

河面上没有桥樑，要过河就得自己想办法。顺手从鸡寮折一块木板，横架在河面上，就可以到对岸的菜园玩耍啦！也因为这样，大大小小的鸡只得以在屋子四週“横行霸道”，事后被罚提水冲洗一地鸡粪的，当然也就是我们了。

十多年前，家家户户的厕所都傍河而立，河水之脏是可想而知。但当时从不知道什么是脏，常蹲在河边捞小鱼、蝌蚪。最爱那头大大色黑如墨的小蝌蚪，捞到后就装入玻璃瓶内，当作宠物般饲养。有时候，更在河面上跳来跳去取乐，一失足跌入河内时，满脚都是黝黑恶臭的泥漿，用肥皂洗了还有异味！

菜园里种了些什么也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有许多木薯枝干做成的棚架，攀缠了青色的叶子和长须。有一种叫「青竹蛇」的小蛇常躲藏在棚架上，隐身术虽高明，但也逃不过外婆的眼睛，我们总笑嘻嘻的为被打死的小蛇举行火葬。

生性勤俭的外婆，风雨不改的在菜园里操作，我们这群顽皮的小不点儿就在青葱的菜蔬间追追逐逐取乐。

河岸种了一大丛的芋头。椭圆形的大叶子，摘下后戴在头上，活脱脱就是一顶遮阳挡雨的好帽子！我们常一人一顶，戴在头上，怪趣得很！

岁月如梭，十余年匆匆过去，我们已经可以轻而易举的跨过小河，但那片菜园早已不存在了。外婆年纪大了，不再像昔日那样硬朗，原本的菜园上，已盖了几所房子，只有那一丛芋头，依旧长得茂盛，圆大的叶子，在风中摇曳，不再担心有一群小顽童来胡闹，来把叶子摘下当帽子戴啦！

(二)

记忆中有一株很茂盛的榕树，就在今天那两栋房子的后面。

粗大的树干，浓密的枝叶，很

霸气很壮观。传说「拿督公」曾在树下显灵，所以绿荫下就放了神牌，供善男信女膜拜。

有一次，人们在树下烧垃圾，那是干旱的季节，枯干的枝叶沾了火焰，就烧了起来。附近的居民，纷纷提了水和沙来救火，幸好发现得早，火很快就被扑灭了。

类似的小灾难发生过几回。造成榕树致命伤的一场大灾难，发生在几年后，这一次，连救火车也出动了。

记得当时是阴霾沉沉，狂风阵阵的黄昏。浓烟不断冒出，熏得我直打哈。大人们神色慌张，提着水桶跑上跑下。

狂风助阵，看来这次的灾患可不小，有人急忙致电消防局求救。救火车迟迟未到，火烧大了，火焰飞舞；这时，人人都望着乌云翻滚的天空，祈求天降大雨。

老天有眼，大雨真的滂沱而下，即时扑灭了大火。约莫片刻，雨势转小，救火车才「呜呜呜」的姗姗来迟。红彤彤的救火车停在大路口，救火员穿着雨衣提着大水喉跑着来，大家看了又好气又好笑。

这场灾难过后，榕树从此衰残凋落。乌黑的树身，毁坏的枝干，枯黄的树叶，像个让人看了心痛叹

息不已的垂暮老人。经过几场大风雨后，它全倒下了。从此倒下，独撑苍天的英姿不再复现。

(三)

现代小女孩的玩具可真多花样，芭比娃娃生动迷人，拥有各式各样漂亮的衣裳，维妙维肖的家具、化妆品，最近还推出一种发亮的溜冰鞋。

从小到大，从未曾拥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这也是心中一个小小的遗憾。

六、七岁时，常常玩的，是一种二、三毛钱就可以在街边买到的硬纸皮娃娃。

四四方方的七彩纸片上，绘着一个大眼睛、修长高挑的女娃娃和几件衣服、头饰，有时候也有一个斯文英俊的男娃娃，理所当然的就是女娃娃的男朋友了。沿着虚线轻轻撕下后，就可以和姐姐妹妹们玩上一整年了。

衣服旧了，或是看到什么新款式的衣服想做给娃娃穿，大可提起彩笔在白纸上一挥，剪下后就成了！

这种廉价的玩具似乎已绝迹了，走遍了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是轻绵绵毛茸茸的小熊、小兔、加菲

猫，还有会眨眼睛穿着漂亮衣裳的洋娃娃，怎么找也找不到，伴我走过童年的硬纸皮娃娃。

(四)

好久好久没碰过灵魂钱，也没见过人们玩灵魂钱这种玩意儿了。

小学时候，不晓得谁把这种玩意带进课堂里，引起一阵不小的哄动。下课后，一大伙人聚在课堂的一角，桌上铺着一张写满字的白纸，众人神色凝重的用一枚硬币和所谓的灵魂打交道。

圆通的硬币，由两个人的右手指轻按着，围观的人发出种种问题，钱币就不断的在纸上移动，时缓时急。现场的气氛严肃阴沉，没有人高声谈笑，仿佛有无数的魑魅魍魉隐身在众人之间，稍微不慎就会为自身招来横祸。

当年，常常可以从旁人口中听到种种匪夷所思的故事，小小的心灵，又是好奇又是害怕。总是渴望从这个游戏中获悉一丁点所谓不可泄漏的天机，所以一有空就和一群朋友躲起来偷偷的玩。有时候，钱币半天也不移动，有时候，它却移动得很快，离开了白纸的范围，在木桌上迅速的移动，令我们又惊又怕。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诡异难

解，是我们的手指使钱币移动，抑或钱币带着我们的手指转移？我总不能清楚的肯定。

后来，玩灵魂钱的同学愈来愈多，校方终于发现了。週会上，校长下令严禁灵魂钱这门「歪玩意」，违者一律重罚。身为班长的我，被令以身作则，并把犯规同学的名字记下交给训育主任。这一来，灵魂钱逐渐在校园内消声匿迹了。

上了中学，还偷偷的和朋友们玩了好一阵子。后来，玩多了，腻了，没有什么稀奇感，也就没有再玩了。

还是想知道，到底是人类的潜在意识使钱币移动，抑或世上真的有灵界的存在？这一切，不知道有谁能够告诉我呢？

（五）

中学时候，参加了校内的华乐团。当时对华乐根本没有认识，也谈不上特别喜爱，只是看见很多同学参加，所以也凑热闹去也。

「入门」后第一件事就是学吹横箫。当时香港无线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正红透了半边天，东邪黄药师一袭青衫一根横箫，形容清瘦英姿飒爽的气度叫我大为仰慕，一

听说要学吹箫就兴奋不已。学了一段日子，尽管辛勤苦练从未懈怠，但箫声还是「嘘嘘嘘」的成不了曲调，吹久了还会头昏眼花。一个月后，被公认为「气量狭小，不宜吹箫」，就改学其他乐器。

这一来，就选上了二胡，此后的五年，都与二胡相依为伴。

教华乐的是一位从台湾留学归来的老师，华乐的造诣很高，为人风趣幽默。教华乐时，边教边唱，声调昂扬嘹亮。课余，他常笑谈吹播在宝岛风花雪月的日子，我们总是恶作剧的大喝倒彩！

他对华乐的热诚最令我钦佩。在这个时代，还有谁懂得欣赏懂得珍惜传统的华族音乐？当年，校内的铜乐队搅得有声有色，在城内是颇具名气的；而我们的华乐队，始终沉寂寂的毫无生气。除了在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和教师节庆祝仪式上演奏外，我们鲜少露面，只是偶尔应邀到校外参与一些文艺演出而已。

有一年，城内某一党团举办常年晚宴，本校华乐队受邀前往献艺，那是一个盛大的场面，也是一场难忘的演出。

老师选了两首曲子，其中一首难度颇高，众团员中没有几个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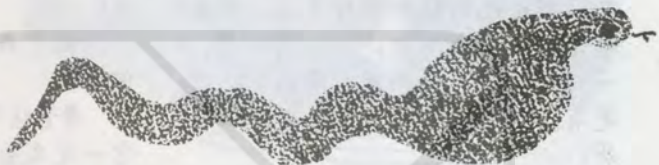
够完完整整的奏完整首曲子。当晚，老师亲自上阵，坐在前面拉奏高胡。结果，那一晚的表演是老师的独脚戏，我们只是装模作样一番。演奏完毕，耳根赤热心中不好受，没勇气正视观众，因为第六感告诉了我观从反应糟透。当时，心中一直不明白，为何老师执意要选这首高难度的曲子，到了今天，我想我已知道了答案。

每一次演出，老师总是西装笔直的站在前面指挥，神态严肃。在后台，我们就笑着问他为何不穿长袍马褂或中山装，他总傻笑不语。

华乐团的旧制服又陈旧又老土，襟前钉珠片，有的掉了几颗，有的摇摇欲坠。每逢表演过后，每个人都把制服带回家洗。晒在屋外，邻居和家人看了总是取笑一番。后来，终于有了新制服，柔和的色彩，端庄的款式，甚具古典美。此后，校内搞歌舞活动的同学也开始前来商借戏服了！

如今，不晓得华乐团搞得怎样啦？在华乐团内六年，深深的了解中华音乐所处的逆境，我衷心的希望，有心人能继续把华乐发扬光大，让丝竹声传入每一个人的心房。





农友说，那条蛇，自来有点古怪；它蜷曲在山谷小溪旁的一棵矮树上，一个星期了，仍然静静的伏着，一动不动，风雨不改。他认为有玄，劝我不要杀害。但是，我还是一棍将它打死了！

打死那条蛇，是在修补山路那天。

我们一共有十户农民，在这山里头耕种。那天依照多年传下的规则，每当山里头那条供“连罗华”运载蔬菜的山路损坏时，每户农家就必须派出一个成员协助修补。我打死那条蛇，就是在山路差不多快要修好的时候。

那时，填土斩草的工作进入尾声，就在那个山谷小溪旁，一个农友突地大声惊叫起来：

“蛇！好大的一条蛇！”

对于蛇，我一向视为仇敌。它阴森毒辣，凶猛险恶，而且令人防不胜防。所以，能诛之而快，我决不放过。

可是，当我一听见人高喊有蛇，要打的当儿，一位平日对蛇也相当厌恶的农友，竟然加以阻止，并劝告我说，此蛇看来有点蹊跷，放了它吧！该农友说他已经留意它一个星期了，一个星期来，农友每天打从这条山路经过，从头一天见到现在，那条蛇的状态始终无异，都是蜷曲在同一个地方，静静的伏着，一动不动。他感到有点疑惑，认为是有点玄，不知它究竟是什么来历？

农友的疑惑，使到我打蛇的行动不得不迟缓了下来。

我不否认自己也带点儿迷信色彩，我虽然见蛇就除，但也有禁忌：那即是，坟墓里的蛇不杀，庙宇中的蛇不杀，有人膜拜的树头上的蛇不杀！

山谷小溪旁，伏在小树上有点邪门的蛇，我就不得不对它谨慎。於是细心加以端详，及向四周环境观察。

我发现四周并没有坟墓，没有庙宇，也没有人膜拜的树头！

在眼前的却是一条好大的蛇：青色，头大大，三角形，尾巴一抹鲜红。那是一种有毒的蛇！

突然，灵光一闪，我明白了。

不加考虑，猛力一棍，我迅速

把它打死了！

那是我突然发觉，蛇的腹部是胖鼓鼓的！我猜测，动物在饱食之后会厌腻、疲倦，或满足了，它一定爱作酣睡。而此蛇蜷曲在树上那么久，一动不动的原因，就在这里！

趁它在梦乡，不杀它，还待何时？

等它腹中食物消化后，饥饿了，它一定又会再到处去寻觅猎物了。到时，不知那一种动物又要被牺牲——甚至是宝贵的人命啊！



□水 菱（新加坡）

谁为你点灯



夕阳西下，晚霞落尽，暮色渐浓，黑夜的脚步徐徐向孤独者的身旁逼近。

夜凉后的天气绝不比晨曦般温暖晶莹。黑夜似幢幢恐怖的魔影，直向那孱弱的暮年展露狰狞！

有人在黑夜里摸索而撞伤；有人在黑暗中颤颤巍巍摔跤而永远站不起！

晚来的厅堂里，为什么总是缺乏年轻的足音？昏暗的角落，只看到呆滞的眼睛。当月黑风高，昏沉眼花的时刻，是否有愿意为你点燃一盏床头小灯，把黑夜照明？

女朋友

□心 水（澳洲）



江河很难忍受妈咪那对充满爱惜和期待的眼睛，每次他都故意将话题引开；四位姐姐通通出嫁以后，他成了妈咪最后一个目标。他是江家唯一的男丁，那套七老八十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早已在耳际缭绕百千次。已经是什么时代了，真不明白父母的心想些自以为是的东西，硬要他去奉行，也不管他烦不烦？

从小，和几位姐姐一起抢着洋娃娃过日子，玩家家酒、扮新娘，成长岁月里全在女人堆中生活，许多动作、习惯以至心思不知不觉染上女性行径。他不喜欢打球滑浪骑快车，宁愿追肥皂剧看言情小说，悲伤处也像姐姐们般泪汪汪；从没有人纠正他，假如可以由他选择决定出生时的性别，他一定不要做男生。

大学毕业后，他依然没把女朋友带回家，做妈妈的比谁都急，已几次三番追问这个命根子。他那份忸怩除了惹她生气外还有些担心，暗中向女儿们下达了最高指示，要她们留心设法早日为弟弟介绍女朋友。

四姐妹很热心的分别以各种名堂开舞会，眉清目秀、有点羞答答的江河，在燕瘦环肥里，仿佛忘却了自己。每次都都很开心的投入派对的欢乐气

氛，过后对那些小姐的印象，他居然如烟云飘过，抓不住半点色彩，更别别说有什么印象了。

家人的心机却又不像是白费，近来江河出门，总拖拖拉拉的对镜子呆上较长时间，脸上笑吟吟如沐春风。旁观者清，两老终于放下心头大石。那晚等他回来，盈盈慈爱的眼睛多添上了些掩不住的喜悦：

「阿河！拜六是你爸爸生辰，把她带回来，让我们认识认识。」

「妈咪！你们不会喜欢的。我……」他欲言又止，笑着的五官忽然黯淡，像明亮的灯泡被关闭电源。

「傻孩子，我们怎会不喜欢呢？只要你选择的，我们都接受，爸妈是最开明的，你难道不知吗？」

「真的吗？太好了，妈咪！」电灯又亮了，母子拉着手，从没有那么开心过。

拜六，江家姐妹一早都回来，寿星公特地打上领带，喜气洋洋的等着门铃声。开饭前，那清脆的铃声使大家精神亢奋，门开处江河倚在一位雄赳赳的洋青年身上，两人依偎着进来，妈咪气急脸青的冲上去问：「阿河，你的女朋友呢？」死鱼般的眼瞳盯着那大块头洋人。

「妈咪！这位大卫，他就是了。」

我们已经好了半年啦！妳说过会接受的，不是吗？」

江家上下像坐电椅通了电，目瞪口呆，空气凝结了！



永恒的爱

霹雳金宝培元中学

(优秀奖) □ 吴美娟



我的奶奶与世长辞已有两年余。但她那副慈祥的脸孔仍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是一位心地善良、温驯的老妇人。回忆起往事，我总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惜往事只能回味，它不能再出现在现实的生活里。也许有很多人也像我一样，总在一件事情已事过境迁时，才懂得去珍惜，但，已经于事无补。

自出娘胎以来，爸爸妈妈便忙于工作。因此，我是由奶奶一手抚养长大的。我俩的感情比海深、比血浓。小时候，我只晓得玩，常常嚷着奶奶带我到公园去玩。到了那儿，我总是往这边跑、那边跳。这一阵荡秋千、一会儿又玩滑板，使得奶奶常为我的安全担心不已。

曾经，奶奶一度拒绝再带我到公园去。因为到了那儿后，我就不会再听奶奶的话，只顾自己玩乐。而我这哭包唯有以哭来哀求奶奶。最后，奶还是抵不过我，而答应了我的要求。往后的日子，我又能高高兴兴地到公园玩乐了。

年小无知的我，总爱和邻家小孩到离家不远的河边去捉泥鳅；尤其是在刚下雨之后。虽然奶奶多次的劝我、指责我，不准我再去捉泥鳅。但我

却把奶奶的话当作耳边风。

孩童时的我非常馋嘴。因此，奶奶总趁着空闲时亲自制作一些糕点来满足我的要求。奶奶煮的食物及糕点，常常令我食指大动。但以前幼稚的我，却未曾想过要报答奶奶对我的恩情。也许每个小孩都是这样的吧！

妈妈常说我不像个女孩，因为我整天都蹦蹦跳跳、到处跑。反观，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却非常文静，总爱呆在家里看书或帮忙做家务。因此妈妈常常称赞哥哥是个乖巧的小孩。还好，奶奶仍是特别偏爱我这个小孙女。她说，小孩子要活泼，调皮一点才可爱。哈！正中我的下怀！

有时，我干了一些“坏”事，如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在姐姐的课本上画图画，奶奶也从不打我。她总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向我分析它的对与错。每次，我总是一知半解地点点头，要求奶奶原谅我。奶奶也不再怪我，因为她认为一个人只要知错能改就可以了。何况我还是个小孩。

当我已是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时，我察觉到奶奶很爱笑。奶奶说，笑对身心有益，多笑一点又何妨？我脸上常绽开笑容，也是受奶奶的影

响。

我感到非常幸运，奶奶是位开明的人。每当我遇到伤心或不如意的事，我都会一一地向奶奶倾诉。奶奶在一旁默默地做个听众，过后，她就会勉励我、开导我。继而，我就会很快地把烦恼忘掉。

在我将要面临小学检定考试时，奶奶常督促我自己要自爱。老实说，奶奶未曾受过教育。但她深知知识的重要，故此她常托别人买些有益的书刊给我作阅读之用。当然她不会忘了给我休息、玩乐的时间。

某天，望着奶奶的头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曾几何时，她也像我们一样地年轻过。随着岁月的逝去，奶奶那头浓密的黑发而变至现在稀落的白发。她那正常的视力也因年老的关系，而变得模糊了。每天总要戴着那副老花眼镜才能看清楚四周的东西。唉！除了叹息时光的无情之外，我还能怎样？

日子一天一天地溜过，但我与奶奶的感情却与日俱增。虽然如此，我总害怕奶奶有一天会离我而去。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是一个星期的早晨，换上了轻便衣服，我们吃过了早点，我便扶着奶奶到门前散步。当时，我们

还有说有笑。突然，奶奶停下了脚步，身体向下垂。我立刻叫爸爸妈妈，邻居们见状也过来帮忙。那时的我只会呆立原地，动也不动。

接着，爸爸说奶奶已撒手长逝。起初，我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依然相信奶奶仍活在这个世界上。后来，我想通了，奶奶依然过着很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只是她的生活环境已改变了。

奶奶的离去，使我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纵然我俩已阴阳两隔，但我相信仍在我左右。而我这位孙女将会永远惦记奶奶的一切，她的关怀、她的爱护。

奶奶，希望您 在黄泉之下安息。
我永远爱您！



绿野，遥远的爱

吉隆坡中华独中

□刘吉祥(优秀奖)



冷冷的月光斜落在老树的身躯上。枯秃的树影，一根一条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而这片绿野被它仅有的孤单落寞紧紧塞满。它还是像一个正直、忠实的守卫者，始终如一地默默守着这片土地。在前几日，这片绿野上，它是拥有许多同伴的，但就在一日间，它们都相继被电锯的利齿狠狠地咬断了，搬走了，徒留一些根头，它因生在绿野边，才得以苟且偷生，但却使这本来炯炯有神的树木，刹那间变得憔悴。每一株在野风中的小草都在颤抖，落下滴滴答答的露珠，仿佛因悲伤而落下的泪，飘荡在凉风中，使静谧的夜晚增添凄凉的气氛，而无数不可名状的虫鸣声，都充满了凄抑的音调，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白露之曲，使这经年炎夏的地方，就在这一刻令我有了悲秋的感触；使我在昨夜后，有好一段时日不能再稳稳当当的安睡了。甚麽愁情、人生之悲感，都会一串一串的从根儿勾引出来，在我心上翻来覆去……。

那一年，我才八岁，望着那片将消失的绿野，内心第一次感受到仿佛和知己诀别的悲伤。对我来说，为童年和绿野划上等号并不过份，因为童年的一切都来自这片绿野。只要一合上眼睛，思绪又回到这块童年的绿野，见到自己和幼时的伴儿在这片草地上打球、游戏；草地上留有我们跌倒、摔交的痕迹、空气中有我们肆无忌惮、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豪笑，使我愈发

明白这片绿野是我的另一伟大的母亲，我们都是在母亲怀抱里戏耍撒娇的孩子，而她总是无怨无悔地伴着我渡过一段美丽的童年。如今一回首，童年消失了，绿野消失了，便觉得自己如惊骇的蛹，从沉眠醒来化成彩蝶的瞬间，却已失去相依为命的花絮，在我心灵上留下一道不灭的伤痕。

长大后才知道那些老树叫做凤凰木，在这附近住的人都爱到树下乘凉休闲，而大树抖出一身绿，总是慷慨的给人们一个圆圆的覆荫，而我总爱靠在大树强壮的身躯，悠然自得的欣赏这片绿野的美景，宛如把一切都托付自然，让它涤去心灵的疲惫，和替自己松去一切束缚。在小小的心灵里，我曾对这片绿野有许多的幻想与憧憬，我相信这片土地不单属于人类的，也属于鸟儿虫们的。乌鸦和麻雀爱在这儿热烈交谈和寻找食物，鹤鹑愿在草丛里筑巢建窝，而白鸽自由的在青草间翱翔，大小的蝴蝶们总在花上嬉闹、一刻飞向这朵花，一刻飞向那朵花，即使是停下了，双翼也还在不停的扇动着。而蟋蟀，躲在草丛里拉着小提琴，发出唧唧的鸣声，为绿荫重复单纯的乐曲。在这繁嚣的都市里，这片鸟啭虫鸣是点

缀自然的唯一音乐了。

清晨时，当太阳躲在树叶间猛眨着惺忪的火眼时，这片绿野的草儿就打扮得十分华贵，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意气风发的用草尖撑起朝阳来了，而一株株小小的，乳白色、粉红色、浅紫色的雏菊和红色的小野花，无秩序的挺生于细草之间，仰面向着太阳和天空，张开花瓣在呼吸着晨间流动的空气，又散发出暗暗的清香，骄傲而快乐，仿佛这大地和世界便属于他们的。而这片绿野无论朝暮总是那么忙碌地招待着客人，表现出最美的一面，迎着年老的，年轻的抑或是黄口小儿到这儿散步、放风筝、骑脚车，而她的愿望是要得到一片跌宕爽朗、纯真和灿烂的笑声……。

突然，凤凰木的覆荫变成了一片乌云，笼罩着我一向愉快的额际，忧郁迷糊了我的视线，只见小小的红花，一眨眼，变成了血腥，树和草都悲壮地被腰斩了，绿色的血从血管脉搏中激射出来，溅了我一面诡异的恐惧……。这挥不去的梦魇终于来了，一只只吐烟嗥叫的剷泥机，像群怪物地围剿、蚕食、狠狠地咬，狠狠地吃这片草野。十年也不动一步的老树抵挡不住电锯

迅速转来的链齿而被“屠杀”，这片绿野在拖拉机和推土机的轰响中死去，装满鸟声的翠绿、毫无抵抗的消失了；洒播芬芳的花簇、随着无言的自刎……原本一个翠绿青葱、花团锦簇的地方，一眨眼、变成了沙土飞扬的秃地、浮出一块块黄姜似的土块，仿佛是死尸浮肿的面孔。

从那天起，聆听一把鸟声已成奢望，要嗅花香草香已是空想。这片绿野，犹如逝去的童年，不再归来，孩子们再也找不到游戏和打球的地方。不久，一幢幢冷冷的水泥柱，硬梆梆地压在大地上、筑成另一种深邃的森林，而生活在三合土世界的人们，已经触摸不到大自然的

生命脉搏，人人自困在一角头室，吸着立体的空气，如自囚的犯徒，隔着窗口铁栏杆，望着对面灰濛濛的石灰墙，思想也茫然起来了。是的，绿色的血液在流失，人们的肺叶也在被割切。人们自以为战胜和征服了大自然，却不晓得这是多么愚昧的行为。可悲呵！

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只有贴近自然的心灵，才会爱护这世界和人们，而在我的梦域里，我都在默默垦殖和种下希望的树种草苗，要一棵棵期待，将来蔚为茂盛的绿野。



华人的六梦录

森美兰淡边

普罗士邦中学

(优秀奖) □ 黄达强



(一) 农历新年

那么一声鼓声，加上红红鞭炮轰轰响声。

把一群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自称龙的传人给叫醒。

当妳从远方捎来红红的信封，里头装满了温馨、恩情和深深的祝福，把我心中的虚空寂寞给填满。真好，这种属于一年一次的感觉。

温馨的夜，是属于在外游子和年老孤寂老人的。吃在口里，甜酸苦辣的，始终还是甜蜜蜜的，在心中。夜是冷的，但心还是热的。

从皮皱的手中接过第一封红包，总是心中感触万分。钱，是每年增多；但却不能代表您心中对我无限的关怀、爱护和支持。

手中接过棒子，热血涌上心头；属于我的血流在身内。把龙头那么用力一舞，龙身像波浪，一波一波，在挂满红红灯笼的夜空下。那夜，做了一个梦：舞龙活过来，载着千古以来华族的成功失败，飞上夜空，消失。

在这传统节日里，吃喝玩乐，是年轻人的节目表。是否会有哪一天，这群龙的传人，拿起鼓棒，打着鼓舞起龙狮；声音却是那么的响亮、那么的宏壮，不停息，一直一直响下去，给另一群没有根的龙的传人听？

(二) 清明节

四月清明雨纷纷，带来了忧伤哀愁的雨；我也感染上了。

八十年前，祖先前辈们从一个遥远地方，经过千辛万苦、大风涛浪，终于来到这片土地，落地生根。寻找到了另一个新的天地。

现在，他们躺在这片土地下，站在灵牌前的我，望着灵牌上的相片，却是那么的陌生。我企图想试从记忆的箱子里掏出对相片中的人的记忆；然而我失败了。对他，仍是那么的陌生。

我身上流着的血，也曾是他身上以前流着的血。他经得起暴风大雨、千辛万苦，把他的一切留给下一辈，再由下一辈留给另一辈，直到永远永远。他不知和他有血统关系的下几辈是否会记得他。他只是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传留给下一辈。这就是他的责任。

我是否该向他下跪哭泣致谢呢？

虽然我们从没见过一眼，说过一句、听过一言。他对我，我对他，存着的似乎只是一座陌生的墙。

对他，脑袋是一片空白。对他，心底却存有一份感谢尊敬感，永远不会改变。然，感谢尊敬感上却多加了一份悲哀，莫明的悲哀。

(三) 端午节

把那一粒粒油腻腻的粽子，大口大口地咬下去；是那么的美味可口。

脑海出现一位不曾见过的古人，站在很大很宽很黄很急的河旁，朗诵着心中的悲伤和无奈。我无法再想下去；正如我无心再吃下去。

那一些龙舟在碧蓝海水上飞驰，向前不停地冲，鼓手不断挥着手里的棍，落在大鼓上，是那么壮弘的声音，震撼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舟上二十个热血沸腾的年青人用力地握紧手上的船桨，齐心合力，喊着同一的口号，齐手把手中的桨划入水中。总是那么的整齐，总是那么的合作。额头流下的汗水；海水花洒上了脸；渗着汗水，湿透了衣服。他们不理这一切。他们只求同心合力，能在第一时间内抵达眼前的终点。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汗水湿透了我的上衣，声音也给减少了。人群散了；我依旧站在海边。我仿佛看见刚才的赛龙舟手们，不停地努力划舟，划至最后的终点；就好像他们在向华族传统迈进；那么的齐心协力，那么的不怕艰辛。

(四) 中元节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的存在。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当一切祭品那么整齐地排列在桌上；燃烧的香味随风飘入鼻孔；一张张一帖帖的银纸在橙黄的火堆中变成了灰；两个用纸制的灯笼高高挂在门前，发出其微小的光亮；长长的蜡烛，小火点儿在风的吹送上跳起舞；我发现静静的夜不同了，起码气氛不再死沉，而变得神气和严肃。

街边立起了很多很多的红蜡烛，在燃烧自己，掉下无奈的泪，凝在路上。跪下，念念有词地握着香枝向四个方向拜了拜。

夜本是静的，但多了一群人——一群继续维护华族传统节日的人，却变吵了。我的心不再寂寞，至少还有一群忘不了自己根的人。

折的纸花，蕊心在纸花中燃起

小小的火点儿。放在河水中，随着静静的河水慢慢往下漂。像载着咱们的梦根，寻找另一个也有咱们梦根的地方。夜，不再寂寞；河，不再孤独；只因为多了那么一点点属于华族的梦。

我宁可相信“鬼”的存在，虽然我不能确定它的一切。只因它至少能让更多的华族多一个更能了解自己的根的节日。

(五) 中秋节

明月，玉盘般地高挂夜空。柔和的月光洒满大地每一角落。

是那么一个温馨清静的夜。

品尝一小块的月饼，再啜一小口的热茶，冷冷的夜风也不再能侵略我的心田。抬头望一望明月，低头听一听公公的故事——一个听了多少遍的故事，但在这气氛下再重听竟还能依旧打动我心的故事。

皎洁圆亮的皓月仍旧不变。把思念之情也给打开了，给另一方的故乡和亲人。皓月把我的心和故乡的一切连起了，就在这一夜。

婆婆双手合十，很虔诚地闭上双眼，静静膜拜。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一种莫名的感觉，竟激起我全身的热血。

嫦娥、吴刚和玉兔；天宫应该

还适合他们吧？没有任何的打扰，清静地活着；留给华族一个奇妙的秘密，从以前到现在。

再一次握起小木枝，提起小小的灯笼。终于让我寻回童年，终于让大人寻回记忆，终于让华族寻回属于自己原本的根和未圆的梦。

明月，仍不变。月光，仍普照着大地。

像在为华族照亮一条路。让华族继续勇敢走下去，直到永远永远

.....

(六) 冬至

吃下一粒粒红白色的粘粘汤圆，喝下一口口甜甜的糖水。

发现自己像长大了一岁，更懂事了。

轻轻揉了一粒又一粒的汤圆，放入滚水中。似把我一年来的成长过程的甜酸苦辣全揉成汤圆，过后把一切一切吃下，不再烦恼。

大马并没有四季之分。但我依然可想像到中国的冬季，白白的雪落在四周；小孩快乐地玩着白雪，追逐着的情况。

朦胧中，也仿佛看见中国的大人小孩们露出笑脸，像在为春天的到来而欢喜。春的到来，带来了红，一种象征新春的红。

很喜欢这种感觉。很温馨，很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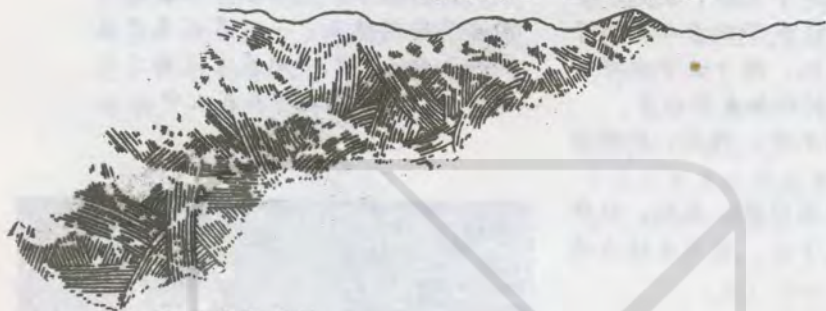
记得一句话：“喝下一碗热滚滚的汤圆糖水，热水在身里激起一股沸腾腾的热血，一股真正属于龙的传人的血！”一句我永远都忘不了的话，那么深刻印在我心中。



梦魇

砂州民丹莪开中中学

(优秀奖) □柯来福



这不是真实的!

不,绝对不是!地球还是一个绿色的世界,而不是个乌烟瘴气且充满喧嚣的世界!但,事实就摆在你眼前,由不得你否认。你只有毫无选择地生存在这个已变质的世界,尽管你万分不愿意。

×

×

×

车厢内透着阵阵混浊的空气,令人感到昏昏欲睡。香水味、烟味、汗臭……,可说是五味杂陈,开着的冷气机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长途巴士如脱缰的野马,在回乡的路上奔驰着。扭头望向窗外,曾几何时,映入眼帘的景物已完全地改变了。

曾记得十年前,这儿曾是一大片翠绿的稻田与菜圃。但今天,这一师的翠绿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的工厂,在那儿不断地吐着烟雾,和发出令人心烦的机械声。

巴士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个在我印象中最美丽的地方——故乡。毕竟,在外奔波了许多年,故乡这个名词,在我的脑海中,永远都是最美

好的。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聆听着鸟儿啁啾、嗅着阵阵花草与泥土的芳香……，正是一个归乡的游子所最渴望的。终于，那两扇古意盎然的火木门，再度地展现在我眼前。此刻，它被抹上了一层酡红的夕照，默默地伫立在那儿，像是欢迎我这游子的归来。

父母亲从屋里迎了出来，见我平安到家，显得高兴万分。但令我惊异的是，他们充满笑容的脸上，却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愁。正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父亲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道：

“儿呀，这几年你离家，也难怪你对这儿的变化一无所知。这几年来，发展商在这儿不断地大兴土木，建造工厂、商店，把这儿搞得面目全非。唉！”说完，又无奈地叹了口气，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怪不得，刚才在回乡的路上，发现那一大片的稻田变成一排排的工厂时，我已心里有数，是不是家乡也像这儿一样，已变了样？果然所料不错，回家看见父母亲忧郁的神情，答案已清清楚楚地写在他们的脸上。

“爸，为什么你们不投诉呢？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家乡糟塌成这个样子吗？”我听后不

禁气愤地问道。

“唉，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发展商至多发给我们一笔搬迁费，叫我们搬离这儿。但，又叫咱们搬到哪儿呢？而且别处并不一定比这儿好。毕竟，这儿是咱们的家乡啊！”母亲这时顺便插口道。

的确，近年来到处都可以见到大片的土地被开发，然后建上工厂、房屋、大厦……。不错，开发土地以促进经济成长，固然是件好事，但这样下去的后果，亦是相当可怕的——天然资源被破坏殆尽，生活环境将无法再取得平衡！

放眼四周，家乡这些年来的改变，的确是惊人的。看，不远处那一大片的丛林，不知何时已消失无踪了？推土机、罗里，不停地在这曾是丛林的土地上穿梭着，以期早日完成这庞大的建屋计划。

饭后，顺便到屋后的小溪旁散步。这条小溪，曾经是我家及全村人的命脉，无论灌溉、冲凉、洗衣、饮用等，都得用到它。在我的印象中，这溪水永远都是那么的清凉，又那么的清澈。岸边的芦苇丛，更衬托出小溪的美丽，尤其在夕阳的斜晖下，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将被人遗忘的自然美。

但种种美丽的想像，却顷刻间

被眼前的事实所破坏了。庞大的发展计划，使溪水变得浑浊不堪，疏落的芦苇，挺着残缺的身躯，在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曳着……。在夕阳的斜晖下，水面再也不像以往那般地金光灿烂，只是缓缓地奔流着一溪浊黄的泥浆，显得死气沉沉。

晚风吹过，但并不是以往那样地令人精神舒畅。一阵阵的烟味，竟不知何时已悄悄地融入这清新的乡野空气中。这种空气，应该是那些受到严重污染的大都市里才有，为什么连在大自然怀抱中的乡野，都难逃此噩运？

故乡的夜，再也不是弥漫着虫鸣声的夜晚。相反地，周围的工厂所发出的机械声，已无情地夺走了这乡间夜晚特有的祥和气氛。难道，这就是在我印象中最美丽的故乡吗？

文明的巨轮，推动着时代不断地前进。人们在生活步伐紧凑的时代里，眼中所看到的只有名与利。为了名利，他们连健康、亲情都可以牺牲，更何况四周的绿野？于是，他们拼命地砍伐森林，把它变成另一种森林——不是原先充满绿意的森林，而是由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厦所形成的钢筋水泥森林！

金钱，迷醉了许多人的双眼。

眼前花花绿绿的钞票已使他们丧失了理智，毫不留情对这曾孕育他们的大自然不断地做出破坏……。

高大的建筑物，一座又一座地冒起；辽阔的工业区，毫无休止地往空气中吐着烟雾，不断地往河里、海里排泄着废料。一场又一场的酸雨，迅速地腐蚀着树木，更加速了绿野的消失速度。

残余的树木，披着一身残余的绿，绝望地在大地上延着它们的生命。也许不久之后，也许明天、后天，甚至等会儿，它们可能变成板块，或熔炉中的煤炭、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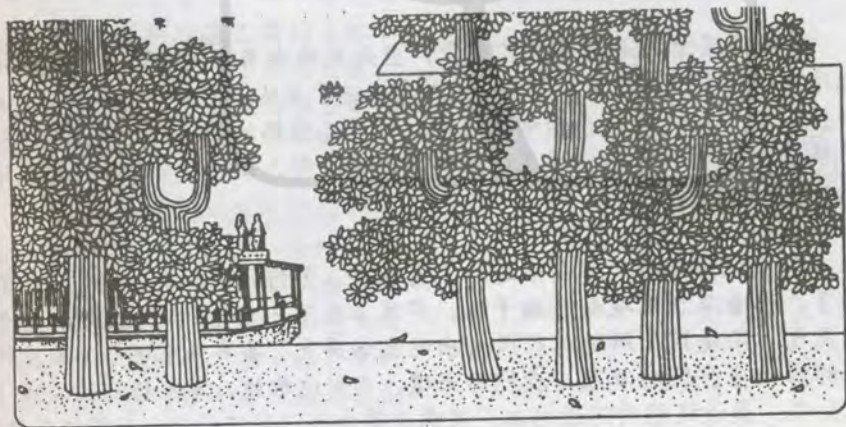
生机勃勃的绿野，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流水……，都已不复存在。而这一切的过错又是谁所造成？还不是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当你看到远处的“云雾”时，请别再对它作出浪漫的幻想。那已不再是远山飘渺的云雾，而是工厂、车辆所排出的烟雾。虽然同样是个朦胧的世界，但它却找不到半点儿诗意，它所包含的，只是令人窒息的丑恶！

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也许不知道，爷爷曾生活过的世界是个无比美丽的世界。那时候，地球上有一类生物，叫做

植物，它们就是花、草、树、木等。它们翠绿的外表、鲜艳的花朵，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绿意，使整个大地生机盎然……。

那时，他们肯定会露出惊讶的神色（也许他们戴着防毒面罩，无法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不会相信，不会相信地球曾经如此美丽。他们所看到，所呼吸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钢筋水泥大厦与受到严重污染的空气。他们也许会天真而好奇地寻思着，或从梦中寻找这曾经消失的“绿”。但，他们得到的将会是失望，因为“绿”已不再留恋这个已千疮百孔的地球……。



逐渐消失的绿野

霹雳安顺三民独中

(优秀奖) □黄柏龄



起风了，大片芦苇缓缓的顺着风势摆动，很有韵律的翻着层层灿白的草波。偶尔可看到被风吹得松脱的芦苇花乘风而去。芦苇花之下的身躯，怎么变得枯槁褐黄没有绿色了呢？绿色是它们的生机啊！没有了绿，它们能活下去吗？也许在褐黄的表皮下是有绿色了呢？绿的，只是不足以表现在外而已。我想，只要它们的根还在，可以扎实的抓住泥土，再加一些水分，阳光和那深藏在表皮下的绿，它便能生存了。

这片芦苇草原是孩子们的天堂，当起风的季节来临时，连邻村的小孩也跑到这儿来玩。看着那些稚龄的孩童奔跑于草丛间，脚下踩着微松的土，手里多了一捆线圈，在牵动绳线间，风筝已悠悠的乘风而起了。高及腰的芦苇草被一个个身躯拨开了，欢笑声洒满遍野，顿时整个草原青春，活泼起来了。

毕竟欢乐的时光容易流逝，不易把握，更何况这段欢乐时光可能不复再了。眼看草原土壤越来越干涸，芦苇草也了无生气，这不只是因为干旱的天气，而是因为附近工厂所排出的乌烟瘴气，丢弃在水道的工业废料逐渐的污染了我们的草原，我们的土壤。由於这缘故，草原已非往日的「净土」了。最近还谣传附近的工厂有意收购该地以扩建厂地。如果这个谣传

落实，那我们将失去唯一的休闲场所，孩子们童年生活也将缺了一角。

谈到那些工厂，我真有点痛恨，它们为了方便，而把那些垃圾随意丢弃，污染了我们的土地，威胁我们的健康。由于我国正迅速的发展，而且向先进国的目标前进，所以工厂像雨后春笋般林立，各种轻工业，重工业发展得愈来愈蓬勃。工业发达的结果往往是空气、水域、土壤等被严重的污染，这间接的影响了整环境，破坏了正常的生态循环，而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回到人类本身。虽然人类须不断的进步、发展以达致文明或超越文明，但只顾及发展却不顾及发展所带来的弊病就像在建房子，房子越建越高，可是房子的地基已腐蚀了也不自觉，最后房子塌了才想到补救，却太迟了。污染所造成的伤害像滴水般，一滴一滴的聚成了一滩水，久了便可以成泉，湖，甚至是海。

有时我的梦中会出现淙淙的流水，长得很高的茅草，古旧亚答屋，手拉着手的一群朋友，我们准备去一个地方，一个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后来我们说了很多话，有时说得激动，有时很无奈，最后我们决定留下，不去那个我们不想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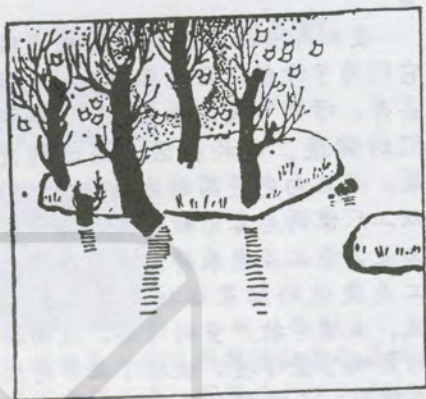
地方。可是有一天，黑色的旋风吹走亚答屋，把高大的树木连根拔起，河水都化作了滔天大浪，向我们滚来，我们一面跑一面祈祷，可是浪头已打在我们身上。掩盖了我们的身躯。惊醒之后，浑身是冷汗，回想起先前所发的梦，那个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在逃避的现实？那个我们都愿意留下的地方，是那么的宁静，安祥，那绿野，充满着生机，淙淙的流水象征着连绵不断的希望，我们都很快乐的生活着。可是好景不常，我们终会回到现实中。

希望有一天，绿野还是存在，世界还是繁荣。没有污染的世界是需要没有污染的心灵来塑造的。



湖

□碧 枝



她是一位温柔得
醉人的
女子
尽管风的缘故
时时
吹皱她的眼睛
这 不影响
她仰望
无边无际的 睛

她笑看蓝天阔摆
她冷对云的变幻
她不怕雨的直射
她允许轻舟弄桨

但她拒绝 污染
身边的花魂树精
天宇的彩虹飞羽
还有那 躲得远远的
山 都逃不脱
这自然的摄影家

本是
浅浅小小的清流
在岁月里潺潺 潺潺地
急急缓缓 缓缓急急
流着……

沿着 两岸风景的纷纷攘攘
行着 前人行过的坎坎坷坷
笑过 金光筛漏的淙琤早晨
哭过 雾锁山愁的呜咽暗夜
几番激情的狂风骤雨都
激情过了
几度寂寞的月明星稀也
寂寞过了……

负载着 不能回头的
叶叶前尘 段段伤痕
渐渐地



我告别了

爱与林涛雄辩

巧舌争鸣

顽石击碰的年代

告别了

岸边挥袖而远的芦花

我点水蜻蜓的恋人

我已慢慢

慢慢地 旋静成

一泓

沉默

如今的我

是湖

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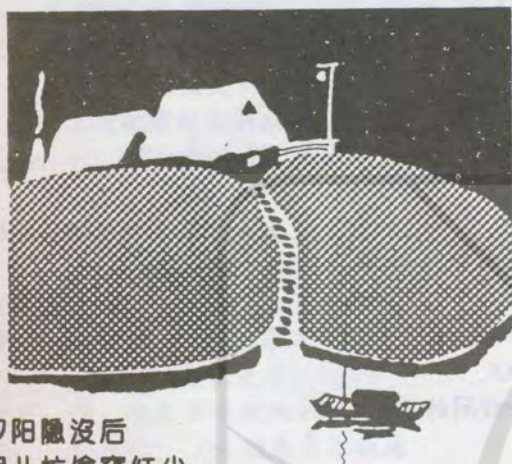
雁过

都不留影



(澳洲)□婉 冰

寂夜



夕阳隐没后
月儿忙偷窥红尘
拉起长长的身影
游魂般穿越
落叶飞舞伴随

黑漆长空
群星争议
让晚风姿意撩情
帘幕深掩、窗戶难锁
春意乍泄
潇洒踩醒沉睡大地
诱得群犬吠声

挥别小巷
急急移步长街
骤闻辘辘轮音

满腔思绪竟然辗断
回头顾盼，伴我仍是寂寞的身影

一九九四年四月于墨尔本

摩多赛车

□有 明

(短剧)



第一幕

人物：龙妈：五十多岁的穷妇人

大龙：十七、八岁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福伯：鞋厂老板

地点：龙妈的家

(一个穷人家的小厅，灯光暗淡，小厅只有简陋的桌子和凳子的摆设。)

(龙妈妈脸色苍老，样子疲累，还得弯着腰、低着头，辛苦地在替人做鞋子，她有时在叹气，有时在捶着腰。)

龙妈：唉！我这副老骨头真不中用，要想做完这批鞋子，又得挨到三更半夜了。

(龙妈无奈地继续工作。)

(大龙穿着奇奇怪怪、蹦蹦跳跳、摇摇摆摆地出场。)

大龙：妈，我一定要买新摩多！

龙妈：把工作放下！大龙，不要不懂事，我们穷人家是买不起新摩多的。

大龙：可以分期付款呀！

龙妈：以后再打算吧！

大龙：别人的妈妈，一点都不像您，大华有了新摩多，亚强也买了，只有

我的妈，每次求您都不答应。

（福伯手中拿着塑胶皮料，匆匆出场）

福伯：龙妈，我的鞋子赶好了吗？

明天一定要交货啦！（他边说边把塑胶皮料放下）

龙妈：好！好！今晚我一定把它赶完。

福伯：这里先给你五百元。

（龙妈接过了钱，把钱仔细地点算。）

福伯：我明天一早就来拿鞋子！

（福伯说完就走了。）

大龙：妈，这五百元就给我去供新摩多吧！（大龙急急把钱抢了就走）

龙妈：大龙，大龙！你不可以把钱拿走，这些钱要给房租，买米和买菜，……。

（龙妈接着急急追出门。幕急下）

第二幕

（表演骑摩多技术全靠演技和口技）

人物：大龙

路人（若干位）

地点：大街上

（大龙穿着奇装，驾着新摩多，大力地扭着油门，车笛声不停地响

着，摩多响声惊动了很多路人，大家停住了脚步，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龙身上。）

路人甲：年轻人，你要把命保住哦！东闯西撞一定会闯祸！

路人乙：是啊！你的父母要费很多心血才把你养大。

大龙：（样子相当神气）不用你们操心，我的新摩多够威力，坐上去人都会威风起来！（大龙根本没有把路人的劝告当着一回事。他左右摆动地驾着摩多急驰而去，还把车笛声弄得特别响。）

路人丙：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像样！

（很多路人一边摇头，一边叹气。幕徐徐下。）

第三幕

人物：一群看摩多赛车的年轻人，有甲、乙、丙、丁、……

参赛者：大龙、大华、亚强

……

地点：大街上

（一群等待着看摩多赛车的年轻人，有些口中抽着香烟，有些在嘶喊着，场面又杂又乱，人人都在望向远处。）

甲：来了，来了！

乙：真的来了！

（五个摩多骑士像冲锋队似的驾着摩多出场，大龙特别神气地驾快车，骑士们在舞台上表演驾摩多技术，诸如旋转、跳车、开车等功夫，紧张镜头频频展现，观众鼓掌赞好……）

甲：加油！加油！

乙：快赶上，赶上去！

丙：追呀！追呀！

丁：大龙，快点！大龙，快点！

（五个摩多骑士急急下。）

（一群看热闹的年轻人都追望远处，大家的心情非常紧张。）

“砰！”“隆！”“呜！”（由幕后发出。）

（摩多撞向大树的巨响声。）

甲：是大龙，是大龙，他撞向大树去了。

乙：他一定没命啦！

丙：啐！鲜血一大堆呢！我们上前上看。

（大家都急急跑向发生车祸的地点去）

（幕急下）

第四幕

人物：龙妈

路人：甲、乙、丙、丁……

地点：大街上

（龙妈像是神经失常地在街上流荡，手中拿着的是大龙的血衣和鞋子，凄惨地不停哭泣。）

龙妈：大龙很早就死了父亲，我辛辛苦苦地把他养大。（龙妈就像对路人说，又像对自己说，接着是一阵哭声。）

（路人都望着她摇头叹惜）

龙妈：大龙，摩多是不好玩的，赛车是最危险的呀！（龙妈越哭越大声。）

甲：亚嫂，妳不要哭了，回家去吧！

龙妈：这是大龙的血衣，这是从大街捡回来的鞋子。我现在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乙：大嫂，妳快回家吧！

龙妈：我不要回家，我要去找我的儿子！

（龙妈还是很伤心地哭着，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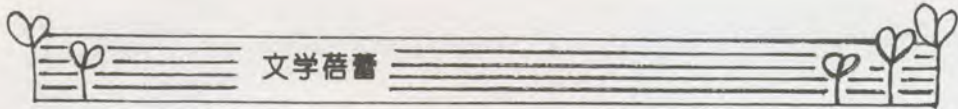
丙：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要驾快车？摩多赛车最最危险的！

龙妈：老天爷呀！老天爷！求求您把我的大龙找回来！（龙妈哭得更伤心。）

丁：看！她昏倒下去了。（路人

都紧张起来，大家都走向龙妈，急忙把她扶起，（幕急下）





童年记趣

霹雳峇眼拿督
诗礼蒙乐中学

□紫罗兰



夜已深了，一轮皎洁美丽的月亮出现在天际，闪烁的繁星隐隐约约的透出光芒。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里，我不禁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

依稀记得童年的时候，我被双亲由生活节奏紧凑的吉隆坡送到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这儿有菜园，小溪，森林，海边，可真是世外桃源。这里就是公公长于斯，生于斯的地方了。我可说是由公公亲手抚养长大的。

小时候，我常跟着公公赤着脚到菜园去帮忙。说帮忙，不如说越帮越忙吧！公公种菜，我就把根拔起。公公把已熟透的香蕉拿回家，我却边走边吃。回到家时，一串香蕉变成了半串，气得公公直跺脚但又奈何不了我这个捣蛋鬼。

王伯伯的果园也是我和一班死党常到的地方，所以果园里的水果丢失，全是这群小野人的杰作。就有这样一次，当我们偷采水果时，鼻子灵敏的狗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就大声的吠了起来，接着便到树下监视着，弄得我们进退两难，只好乖乖的坐在树上绞尽脑筋的想办法。这时天色已暗，我们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野人，也不禁大哭起来了。因我离家已久，公公只好到处找我，终于在王伯伯的果园里发现了我们，把还在

抽泣的我带了回家。因为公公最疼我，使我免吃‘香喷喷’的‘粳条’，只责备我几句。幼稚的我竟咧嘴向公公笑，把他气得半死呢。

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和死党一起在树林里玩捉迷藏，当其中一人正数着一至二十的时候，我竟偷偷地溜回家，让他们找了大半天，还差一点迷了路。此事被揭发后，他们竟不跟我说话，也对我不理不睬，我只好尽快找救兵（公公），最后还是公公充当和事佬，我们才和好如初。

傍晚时分，我们喜欢到海边看日落，看夕阳，天空和海洋染成一片金黄色，美丽极了。有时，我们就到小溪里去捡圆圆的小石子，捉小鱼，疲倦了就躺在溪旁的草地，让微风轻拂在我们身上。我们望着广阔无际的蓝空，幻想着长大以后的日子。

童年的我，就那么的无忧无虑。现在回忆起童年，真觉得当时的我，真是幼小无知又可爱呀！





给Y.L

霹雳金宝培元国中

□寒 冬



与你相识不过是数个月的日子，但感觉上与你却像是多年的老朋友，这让我深深体会到，朋友不需要认识久，只要知心。就如你不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却是我最为知心的挚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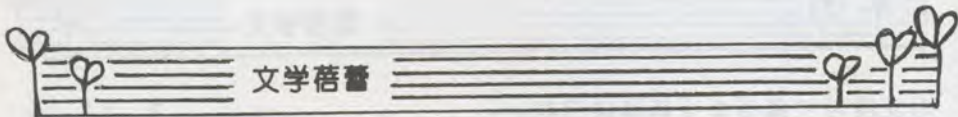
你，一个我最知心的挚友，总会在我徬徨无助的时候，牵着我的手走过伤悲。总会在我想哭的时候，让我靠着你的肩膀放肆的哭泣。在我快乐的时候，是你陪我无忧的欢笑；在我难过的时候，只会在你面前伤心，常让你不知所措，也只有你陪我渡过悲哀，你总是不厌其烦地听我倾诉欢乐，听我倾诉烦恼。你总是很疼我，关心我，不让我受伤害，呵护守候着这样一个任性的我。

所以，日子里早已习惯了有你，习惯了什么事都依赖着你。你总说我是个爱哭的女孩，我不否认在你面前我是那么地脆弱，也已习惯了由你这个坚强的朋友来照顾。我就是那么地依赖你，你却从来不曾说累。你知道吗？当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仍坚持陪我聊天。我不知道在电话另一边的你，是否已累得要睡了。我只知我好感动。刹那间的悔意都涌上心头来。过去的我任性、淘气、惹你生气，你虽然生气和难受，但都完全接纳我并包容我种种的错。我相信再也没有人会像你一样，能忍受我的任性、调皮、

以及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情绪问题。
所以，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叫我
怎能不感动？

与我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总是
在我的世界停停走走，知心的朋友
并不多。但，有你这么一个知心的
挚友，我已满足。未来的岁月里，
多少的风风雨雨，我都不惧怕。因
为我知道你一定会陪我走过。我深
信在我一辈子的旅途中，我都不会
把你遗忘。因为你是如此令人难以
忘记的知心朋友，你的一抹眼神，
一个笑容，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坎
深处。





真爱

□ 静 缘



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再恋爱了，周末的下午，在雨后的窗前发呆；微凉的风卷落了几片黄叶，撩起了我好多心事好多感觉。有人说：「在千百个名字中，总有一个名字让你梦寐难安，那便是爱人的名字。」，至今我才深深地体会到。莫非我是真的爱上你了？我一直以为自己从没有在乎过你；更以为这些都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却来得不露痕迹。昨夜的那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我再也无法让自己平静；是谁叫我心里眼里想的念的都是你？

总是看见你带著双含情的眼眸，让我迷失了自己，时时刻刻沉醉在爱河里。你的每一句誓言，隐隐约约地回荡在耳边；纵然不能天天见面，你已占据我整个生活空间。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想拥有每一个永远。你是每一个早晨，我最想看见的人；你的每一种眼神，轻轻牵引我的魂；我想我是真的爱你，不然狂热的激情不会充塞每一个细胞。

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一生有你，我已经满足；有人说：「被爱是幸福的」。我却认为爱人同时被人爱，才是最幸福的，最快乐的！是你让我知道被爱的感觉；为我那忧伤的容颜换上一张笑脸。而我，只想每天爱你多一些，将生命中最闪亮的一段与你分享！

曾经我怀疑爱情从此与我绝缘，
再也不会得到爱神的眷顾了！感激
在我的心里因为有你，漫漫长路与
我相依。你仿佛用了无穷的魔力，
让我有勇气相信我对爱情已不再畏
惧。然而我们都已经不是初恋的情
怀，不会再向往轰轰烈烈的恋爱；
如果有缘的话，我愿与你的邂逅会
是一场天长地久的恋情！

虽然时下流行的是「快餐」式
的恋爱，既快且得来容易；合则
聚，不合则散，感觉上也蛮潇洒
的；我也想学会不在乎，可是潇洒
却从不找我。不知为何总是有人
说，我不适合恋爱的过程，因为我
总是不知不觉中让自己陷入爱情的
漩涡；对爱痴情，难道这也是个错！
苦心经营的爱情，不要告诉我这是
没有结果的等，因为我已经付出全
部；我是真的付出我的一片真爱！



告别中学

□风清扬



打开房门，看见桌面有个残旧的书包，几本已被蜘蛛当家的参考书，墙上悬挂一条深蓝色的古板领带。桌底左边的角落搁置一双已呈朱古力色的白色胶鞋，地板上有两件已沦为抹地布的校服与校裤。

这些都是我六年中学生涯的证物。但是，在这漫长的六年中，却找不到片刻光采的微笑，只有荒唐与盲目的梦想。伴著我挥霍青春年少。

回顾那一段日子，百般无奈涌向心头。当年小六毕业后，来到这个地区唯一的华文中学，升上预备班，校服变了颜色，教学的媒介语改成马来文，我向来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没有被这种新趋势难倒，成绩还是顶呱呱的，只是个性过于怯弱，个子又矮又瘦，故常被佻皮的捣蛋鬼欺负，有时受不了就当场嚎啕大哭。

初中一年级，莫名奇妙地和班上的三个「懒惰虫」为伍，感染一些恶习。不听书也不交功课，当时是华语流行歌曲的巅峰时期，于是我们的话题离不开王杰啦、姜育恒啦、潘美辰啦、巫启贤等歌手的歌曲，偶而发闷的时候，便在班上开“演唱会”。

记得有一年的开学日，我如常于中午十二时两刻进班，却被老师骂到“狗血淋头”，天啊！原来我已经是个上午班的初中二学生了。这年的求学环境很不错，校舍前面是个鸟语花香的小型花园，左边有个喷水池，池上有一只石雕的鲤鱼，池水清澈见底，但是没有鱼儿在池内，真是没趣。班上邂逅一位打扮时髦，作风洋化的“香蕉仔”，操一口标准的英语，起初对这个男生没有好感，看不起他似华人又似洋人的模样，但后来被他开朗且幽默的性格吸引了，愁苦的时候，听他讲笑话；听他对反感的人的嘻笑怒骂，宛如被注射兴奋剂的感觉。

初中三的那一年，对国际军事与政治颇有兴趣，当年举世瞩目的波斯湾战争，引起我的关注，分秒都在追踪电视与收音机的最新战报，脑海里只有导弹、坦克和战斗机，内心祈求联盟军队赶快将邪恶的伊拉克军打败。战后，我迷恋这门深奥的东西，终日废寝忘食的到处搜集资料，又在日记簿上说明自己的志愿是政治家、军事学者、联合国和平军、战地记者等等不实际的梦想，朋友以为我疯了，拒绝为我寻找这类青少年不屑一看的文

章。不久，我才觉悟SRP已近在眉睫，不禁惊慌失措，没办法，只好日夜烧香求神打救，盼望有奇迹出现。

试毕便赋闲在家，成绩放榜的那一天，不敢回家见“江东父老”，由于成绩差强人意，校方逼不得要将我这“优秀生”调去中四的文科班。中四不愧为“蜜月年”，但却得意忘形，“乐不思书”了。鉴于课室不足，我班被迫在科学实验室上课，这儿室内宽阔，欲偷阅漫画书或想找周公说梦话，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一年爱上漫画，初次投漫画去报馆，就被刊登上报，于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画呀画，报章就登呀登，稿费也来呀来，同学与朋友更赞得我飘呀飘，好不威风。那个时候，我又大言不惭的说将来要做个漫画家。中四有许多同学情窦初开，自己也想试一试，可是后来目睹某好友在情场输得彻彻底底、面目全非的可怜样，我立刻紧急煞车，退回原位了。

一年后，我是个叛逆不服气的少年，埋怨父母太唠叨，老师的劝导都是「狗屁」，凡事我行我素，不爱征求别人的意见，又常有自卑心作祟，做事欠认真，失败后就怨

天尤人。上课时常打瞌睡，放学后去电子游戏中心游荡，藉此发泄心中的不忿。中五的校园生涯的确是枯燥乏味，看到课本就想睡，不过见到足球与吉他却抖起龙马精神；并且常常不做功课，被老师揪出来训斥一顿；平日习惯迟睡迟醒，一周总有一日迟到学校，因此，训导主任才认识我；拿了老爸的血汗钱去补习，却在补习中心一面享受冷气又一面发白日梦。日子浑浑噩噩地渡过，SPM考试静悄悄走过来，还是不知不觉。毕业的那一天，全班同学在台上高唱“真心英雄”，我喊到声嘶力歇，仍未去领悟歌词的含义。

再见，我的母校、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老师，虽然没有留下任何刻骨铭心的回忆，可是，我相信在咱们心中，永远收藏著这份情谊。





□薛晶萍

交叠的背影，远去……



他悠悠然走向栏杆，肩上吊着一个轻轻的书包——如同他的心永远满不起来。栏杆旁，站的蹲的，是他的一群死党。走廊上人潮来往，他的朋友们尖叫大笑。他将单薄的白衣衫角从裤子的约束中解放，恨不得把那近乎空洞的青书包丢了。

“干嘛这么迟？”剪着一头陆军装的阿平拍拍他的肩膀问道。阿平早在一年前辍学，被校方开除。他曾在摩多维修店当学徒，后来又没做了。直到如今，他说不出一个职业名称来，可总见他一身光鲜，却又什么也不做地与他们混在一起。

他习惯性地抓抓头，说：“被训导主任叫住训话了。”他打从心底羡慕阿平的逍遥自在。在校里，训导主任视他为眼中钉，总不时要喝住他，众目睽睽下。他恨极了，因为有时候他并没犯错，可是又无可奈何。阿爸阿妈决不会让他停学的啊！他们要怎么向亲朋戚友交待呢？偏偏他不是读书料子，但是他阿爸说：“你老子有的是钱，买个学位给你又如何？”

走廊的另一端是商店林立，他的朋友们天南地北地胡扯着。没有人会对他的被训感兴趣，那就有如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视于他们的存在一般。人

群中，男的西装毕挺，女的花枝招展，总有缠身的烦务，象机械人不眠不休地操作。他想起他那难得一见的父母，也许现正在香格里拉酒店咖啡厅千方百计地展露奉承谄媚才华，或在某某妇女会例行聚会上侃侃而谈，一面也没忘了炫耀身上的珠光宝气。衣服穿不下了吗？鞋子挤不入了？他们一概不知，把钞票掷给他，叫他学习自立。

自立，他现在不就独自一人站立了吗？右边走廊有一个三十余岁男子留意他们许久了。他早注意到。他突然感到心虚。两个月前他与阿平一伙人老打着同一个电话号码蓄意骚扰人家，一个月前，他们于深夜在一家家商店门上喷射七彩漆，三个星期前在游乐中心为一架电动游戏机与一帮人恶言相对，上个星期他们几辆停泊街边的轿车刮花……。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只是很享受那一种过瘾。

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的男子一步步走向他们，他用手肘碰碰阿平。正与阿山细声语大声笑的阿平立刻注意到了。“我是××报的记者，想要针对游荡文化这主题采访你们。”他们一群朋友，相互对望，有些惊奇有些兴奋有些新鲜，不禁笑作一团。他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

气。“你们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在这里徘徊呢？”那个记者一脸认真地询问。

“回家没事做嘛。”阿山头一个抢答。

“回家？老妈子嫌我碍眼哪！”阿平故作悲伤地说，用着缓慢的调子。

“回不回家，爸妈都不知道。”他吐出这几个字，有点诧异。学校老师总么追问，他总是只字不露。现在却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道出自己的处境。他有一股冲动，想让肚里的话倾诉出来。

“呆在家闷死了！”

“对啊，出来和朋友一起，时间很快便溜过。”

……

那个记者终于走了，问了一切他想知道的。一声谢谢也没有，便毅然转身离去。他望着那个高高瘦瘦的背影，恍惚中，那似乎是重复交叠的背影，逐个离去。阿平他们似乎很快忘了那个记者，他们盯上了一个穿紧身牛仔裙的女孩，在那儿大声搭讪：“靓女，上哪儿呀？一起玩啰……”





霹雳实兆远南华独中

孩子的心声

□年 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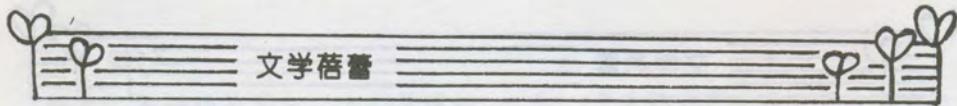
其实，
我想说
我不要学钢琴
我不要学心算
我不要学画画
我不要补习
我不要……
然而
当我接触到
您严厉的眼神
我什么都不敢说。

其实，
我想讲
我要去海边
在沙滩上奔驰
让脚和泥沙亲近
我要投向大海的怀抱



让海水吻我
可是
这一切只能在梦里出现
而梦
只是梦。

爸爸妈妈，
其实
我只是想要一个
像童年的童年。



孤舟

□ 双 鱼



我是一条单行道——
没有人能知道 我这一颗
奔窜的心需要什么 望着
越过的车辆 仿佛一辆又一辆
将落漠的心情载走

我是一条单行道——
没有人能知道 我这一颗
孤独的心需要什么 绝尘以后
剩下街灯

留下孤寂
划下空白

漫漫长夜挂着问号——
何去何从……
我垂下头幽幽忆起：
在生命沧海里
我原是一只孤舟……



天刚露出鱼肚白，载学生上学的校车，已络绎不绝的在路上飞驰。

满婆把两个孙儿送上校车后，也提着篮子趁这天气凉快的时刻，到巴刹去购一些菜肴。在路上遇到一位住在相隔两排住屋的阿清嫂，於是两人就一边行，一边聊起家常。

“满婆！你扩建的厨房和天井，有绘图吗？”阿清嫂突然这样问。

“绘什么图呀？”满婆有点莫名其妙。

“唉！凡是扩建都要给绘测师绘图，然后呈市政局批准，否则是非法扩建，要罚款的呀！”

“唔！都那么久了，我们还没有搬进来就扩建了。”满婆拗着手指算，“恐怕都有十五年了！”

“不论新旧，凡是**没有绘图就是犯法**，**市政局限定在本月底之前**给那些没有绘图的补图，否则罚款是绘图费的十倍！”

“你从那里听来的？”满婆有点怀疑。

“报纸天天都刊登这类新闻，已闹得人心惶惶了。”

“我家没有报纸，又没听人说，怎会知道？”

“那你一定没有补图了，还有两个星期就截止，你应该快点设法去补图呀！”

“补图要多少钱？”

“这我不大清楚，大概总要几百元吧！”

“呸！假如这么说，没有补图不是要被罚几千元？”

“就因为罚款数目太大，大家都忐忑不安。听说许多绘图师都应接不暇，不轻易接新客户呢！”

满婆听到这惊天动地的消息，连买菜的心情都没有，草草买了一些，就回家去。

自从儿子和媳妇去日本做“伞兵”后，整个家就剩下她们婆孙三人。次女又嫁到老远的大山脚，有事想找个亲人商量也没有。当初分期付款买这间屋子时，是她提议增盖天井的屋瓦，同时把厨房移到屋后凹进的空地。其实那也是效法左邻右舍的做法。她记得儿子当时曾对承包商说：

“这样的扩建，恐怕要绘图

吧？”

“不用啦！你看这一带，许多屋子都是我承包扩建的，有那一间有绘图？假如要绘图，恐怕一年后都还不能开工。市政局的工程师，单单看那些新住宅区的图测，就弄得头昏脑胀，那还有时间理这些芝麻绿豆的扩建小事。”

就这样，等了两个星期，待扩建后才搬进来，一向都相安无事，料不到现在……。

满婆六神无主，不知怎样好，她想和女儿商量，偏人老没记性，忘了电话号码。她心绪不宁的翻箱倒柜，找那本记着女儿家电话号码的单线簿，嘴里不停的唠叨着：

“一定是两个顽皮仔乱翻抽屉，把电话簿不知塞到那儿！”

她满头大汗的翻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在照相簿底下找到那本电话簿。匆匆走去电话亭打电话给女儿，事情偏那么巧，女儿有事了北海。她徬徨的不知如何是好，跨着蹒跚的脚步回家。

“阿婆！阿婆！这是你的银包吗？”一个年轻人从公共电话亭追出来。

“谢谢你。唉！老了，不中用了，为了绘图的事，弄得神不守舍！”满婆不好意思的接回银包

说。

“是为了扩建补图的事吗？”
年轻人好奇地问。

“是啦！想打电话给女儿，商量应该怎么做，偏又不在！”

“阿婆！不用急，还有时间，你不妨先去市政局问问，他们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年轻人安慰她。

她本想待女儿从北海回来再商量，但又怕时间来不及。阿清嫂不是说绘图师应接不暇吗，能够早一些办妥，就早一天放下心事。趁孙儿还没有放学，於是截停了一辆的士。

“阿婆，要去那里？”的士司机问。

“载我去市政局吧！”

“是为了扩建补图的事吗？”

“唉，是咯！”

“阿婆！那儿人山人海，你去了也是白去，我看你还是直接去询问绘测师比较好。”

“那儿才有绘测楼呀？”

“刚才我载了几位客人去，你也要去吗？”

的士司机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於是把她载到一座五层楼的大厦是设有升降机的，但她不会应用，只好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向上攀。好

不容易才到四楼，已气喘吁吁。休息好一阵子，才向右直走，拐了一个弯，看到一间用玻璃间隔着的房间里有许多人。她试推开玻璃门，探头里面问：“请问这是绘测楼吗？”

“是呀！你是要补图的吗？”
一个中年妇女回答。

“是咯！你也是吗？”

“来这儿的，全是要补图的，你先去那位小姐处挂个号，还要等很久呢！”

领了号码，在那妇女旁挤个座位，一边抹汗，一边问：

“阿姨！你住在那儿？”

“金沙园咯！人多不够住，把厨房改为房间，而厨房改建在屋外的空地，谁知现在才知道是非法扩建，要补图。早知道，才不买那些廉价屋。”妇女不停地发噜嗦。

“听说很多屋子都没有给图就扩建，现在一时这么多人要补图，也不知来得及吗？”

“我已跑了几间绘测楼，都说人手不够，不肯接。好不容易才到这间，真烦死人。你知道咯，我们做小贩的，手停就口停。”

“唉！补图后能被接受才能放下心事，万一不被接受，绘图要钱，拆屋要钱，劳神伤财，那才够

烦呢！”坐在另一旁，满脸胡须的男人搭讪着。

“怎样才会被批准呀？”满婆带着疑惑的口吻问。

“谁知道，我问了许多人，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唉！打死狗才开价，一切都得靠市政局的工程师的金口咯！”

满婆越听越心惊，绘图、拆屋，她那里懂那么多。她在内心祈祷着，希望上天保佑，她的屋子扩建部份是合标准的。

绘测楼里，有人办妥了手续离开，又有人赶来办绘图手续。来的人带着忐忑不安，满脸焦急的神情；离去的人，似乎绘了图，屋子扩建部份就合法化，就不再负犯法的罪名。这是一群奉公守法的公民，只要知道自己已无意触犯了法律，就寝食难安。

也不知等了多久，才好不容易轮到满婆办手续。

“阿婆，你住在那儿？”负责办手续的小姐问。

满婆递上一张电费单，因她的马来话不灵光，怕说不清楚。

“原因呢？”

“什么原因？”满婆感到莫名其妙。

“你的屋子新建时，不是已有

图测的吗？”

“我没见过，也不知道！”

“那么要先绘原图，再加扩建部份的图了。”满婆那懂得这么多，只好点点头。

“你扩建了那一部份？”满婆照实说了。

“改天我们公司会派人去看你的屋子，才能绘图。现在你要先交三百元定金，待图绘好呈给市政局后，再收其余的钱。”

“那一共要多少呀？”

“这可不一定，待绘图师看过，才清楚！”

满婆还想询问一些补图什么时候可准备好呀！多久市政局才会批回来呀！呈图要多少费用呀！但看到等待的人的焦急神情，她只好忍住了。於是交了订金。领回了收据，离开绘测楼。下楼时她嘀咕着，怎么连一个绘图员都看不到。

这两星期，绘测楼还没有派人来测量扩建的部份，满婆等得不耐烦，与女儿讨论这件事，女儿说：“市政局已宣布把补图期限延迟到年底，绘测楼可能不那么急，就慢来了。既有收条，而补图者又不仅是你一个，担什么心，自寻烦恼。”

又一个月时间过去了，满婆念

念不忘这件事。一天有事经过那条街，顺道上去询问一下。可是绘测楼空无一人，大门深锁。她想问人，连人影也找不到。她失望地顺着楼梯，一级级的无精打采的下楼。在二楼拐弯处，才遇到一个清洁女工。

“那间绘测楼在上个星期就搬了！”

“搬到那儿呀？”

“这我可不清楚，他们租这里做临时办公处，听说另有办公楼的，你最问问业主。”

满婆那懂得去问业主，只好带着怏怏不乐的心情去办自己的事。

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带着两个孙儿上巴士刹。不期又遇到阿清嫂，於是又聊起来。

“你的扩建图画好了吗？”

“唉！都快三个月了，连人影也没一个来，真不知那绘测楼搞什么鬼？”

“会不会如报纸所登，绘图师卷款逃走了！”

“不会吧！有收据的！”满婆从银包里拿出收据来。

阿清嫂接过看一眼说：

“满婆！我劝你还是查清楚点好，收据上只有公司名，却没有地

址，而且是临时收据呢！”

“你怀疑是卷款逃走的那一个？”

“这我可不敢说，还是小心一点好！”

听了清嫂的一番话，满婆整个上午都忐忑不安，一时又怕中了老千计，一时又怕市政局拆屋罚款，弄得惶惶不可终日，连饭也没有心情煮，烫几粒快熟面就当一餐。

绘图，拆屋困扰着她，何时才能解得开这谜团。……



◎ 新 书 介 绍 ◎



《胡须上的灵感》（杂文）

作 者：看看

出 版：百汇出版社

定 价：RM8.00

邮购处：NG KUEN CHONG

41, Jalan Manggis, Taman Kampar Jaya,

31900 Kampar, Perak.

《好日子会来》（少年小说）

作 者：马峇

出 版：新亚出版社

定 价：RM5.50

邮购处：LEE SOCK CHENG

P. O. Box 20, 81307 Skudai, Johor.

《马华文学季刊（第一期）》

出 版：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定 价：RM5.00

邮购处：4, Taman Bahagia, Jalan Stampin,

93350 Kuching, Sarawak.

文学史问答比赛

把正确答案旁的英文字母，写在括弧内。

1. () 白居易写的一首叙事诗是
A. 长干行 B. 丽人行 C. 琵琶行 D. 兵车行
2. () 《聊斋志异》的作者是誰
A. 李汝珍 B. 曹雪芹 C. 吴敬梓 D. 蒲松龄
3. () 茅盾的名著是
A. 《子夜》 B. 《边城》 C. 《稻草人》 D. 《猫城记》
4. () 《乌鸦港上黄昏》的作者是
A. 驼铃 B. 韦葦 C. 方北方 D. 苗秀
5. () 今年荣获“马赛赛奖”的名作家是
A. 阿都沙末赛逸 B. 阿都拉胡申
C. 阿都沙末伊士迈 D. 伊士迈耶哈也

参加者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地址： _____

参赛规则：

1. 凡本刊读者均可参加。
2. 每期录取优胜者十名，赠送文学书刊，藉资鼓励。
3. 比赛成绩将在第廿二期《清流》公佈。
4. 所有参赛表格请寄：

112, Dataran Rapat Baru 13,
Taman Seri Berjaya,
31350 Ipoh, Perak.





第一期《文学史问答比赛》成绩揭晓

正确答案：

1. 屈原的代表作是《楚辞》。
2.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
3. 宋江是《水浒传》的主要人物。
4. 《海滨寄简》的作者是连士升。
5. 阿都沙末赛逸的名著是《莎丽娜》。

全对五题者：

李可贺 (雪州)	陈美芳 (威省)	雷端强 (吡叻)
赖美健 (柔佛)	颜慧筠 (森州)	

对四题者：

张金贤 (檳城)	吴振盛 (森州)	陈金菊 (吉打)
	郑雄飞 (丹州)	彭水菱 (新加坡)

对三题者：

邱美莉 (彭亨)	高蔚珍 (森州)
----------	----------

对一题者：

郭升成 (马六甲)	黄丽芳 (吡叻)
-----------	----------

。稿约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漫画还是戏剧；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请您把稿件寄至：

《清流》编辑部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订阅单

编号	本会用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中 期		
	第 期至第 期	英 期		

附启：每期马币二元，五期十元，另加邮费二元，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本刊；如果您已经订阅，请继续介绍亲友，共同负起文学保温工作，并志明付诸：●感谢您的支持！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送寄：75, Persiaran Keled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文学双月刊

第二十期

一九九四年八月出版

编辑顾问：韦 肇 驼 铃 傅承得
年 红 田 舟 吴 岸

主 编：岳 衡
编 委：一 介 紫梦玲 良 木
郑可达 郭绪益 崔 冰

校 对：许心伦
督 印：臻 杰

出版准证：KDN.PP6767/1/94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编 辑 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56, Jalan Buil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承 印 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 纸雕

● 染纸撕纸



霍英来对手工艺品“情有独钟”

三年多以前，霍英来以“伞兵”身份去日本“淘金”，不料“金”淘不成，却把日本的巧手“淘”了回来。

原来，他在日本工作期间，偶然看到了精致的日本娃娃时，蕴藏其体内的艺术细胞顿时复活起来。于是，他即参加手工艺学习班，打算学好日本巧手工艺的功夫后，回来大马发扬光大。



回马后，他于今年初在怡保创立了一间霹雳州独一无二的“花道花艺手工艺学院”，专门传授花艺兼售卖手工艺品，包括：日本压印图片、染纸撕纸、人形摺纸、纸雕、陶艺、布公仔、人造面包花、人造纸晶花、纸黏土、棉布画、珠子饰品、假盆栽、插花、书画等，逾数十种之多。

可惜的是，本地人对于这些手工艺还是很陌生，学习的人不多，他的学院最近已结束。不过，他并不灰心，在工作之余，会到一些团体教导手工艺，期望有朝一日重新再来。

霍君从小对手工艺和绘画艺术有极浓厚的兴趣，长大后还是很执着，因此，当有机会到国外去时，从不放弃机会学习艺术的念头。在日本之前，他曾到过英国工作一段时期，其间，他旅游欧洲多个国家，并参观当地著名的艺术馆，从此扩大其艺术视野！

霍君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把“佛的故事”带进其纸雕艺术里，大部份的作品都散发出“佛的慈悲”。

其手工艺品因出自日本，所以日本味道较浓厚，不过，他希望日后将会运用日本手工艺技巧来制作更多本地化的手工艺作品。

霍君曾是霹雳文艺研究会美术组的组员。

● 日本压印图



● 人形摺纸

